

糟糕！牙医竟是老仇人

【1】

「嘴张开。」

男人动作停了一下，皱了皱眉头。

清冷而磁性的声音再次撞击耳膜。

「别咬。」

「会有一点痛。」

.....

姜柔努力睁开眼，顶着强光想看了一眼，到底是什么样的长相才配得上如此绝世的声音。结果一双白色塑料手套在眼前一晃而过。

卡～

嘴巴被塞进一个扩嘴器。

痛！

她条件反射去抓他的手。

他顿了一秒。

「痛就举手，但别拉我的手。」语气依旧是冰冷无情。

麻蛋，姜柔觉得要疯了。

相亲就相亲。

跑来牙科，看牙相亲也太扯淡了。

等了两个小时就看到一个全副武装戴着口罩帽子露出两只眼睛的医生，脸都没看到。一来就躺着，嘴还被掰成这狗样，白瞎了她一身温柔装束，还有那最新的迪奥口红。

到底谁出的这馊主意！

外婆几个月前就催着她回来的相亲，就这？

说的是男方是外公老战友的孙子，人品极好，样貌极好，学历高，因为工作太忙，加上姜柔反正最近牙疼，所以直接安排了让她去他科室看牙相亲？

这都什么鬼啊。

整个一个小时，姜柔感觉自己像一头任人宰割的羔羊，躺在那里，任各种冰冷的机械在她嘴里乱搞一通。

额，牙齿被掏空……绝望。

还有更绝望的。

随后不知道来了一群什么人，齐刷刷的白大褂亮的晃眼，耳边传来窸窣窸窣笔尖在纸上摩擦的声音，直白的目光扫的她脸上长出骷髅，隐隐约约的交谈声让她头皮发麻。

完蛋，她就补个牙，还要被一群实习生观摩？

这血盆大口，扭曲的面容，仰天的鼻孔，她觉得自己的一世清明都毁在了今天。

还有啊，她今天为了相亲，穿得短裙，这样躺在这，腿上空荡荡的感觉这让她——

生无可恋！

就在此时，医生的动作停了一下，她紧张地等待下一步的审判。

意外的，腿上好像覆盖上一层什么东西，片刻的温暖让她愣了一下，像是一件白大褂刚好挡住她腿上的风景。

贴心。

她感动得要哭出来。

做完起身的那一刻，她发誓，这辈子都不要来这里了。

下一秒，当她看见他脱掉一次性手套握笔的手，还有他在纸上写的字。

真香了。

那手很绝，又细又长，指节分明。

那字……行云流水，落笔如画。

如果不是纸上写着「甲硝唑，头孢……」之类的东西，她恍惚以为他写的不是处方，而是情书。

医生的字不都草书自成一派，这医生的字也太绝了吧？

上一个让她如此惊叹的人还是学生时代那个给自己写了情书的李浔。

说起这个人，姜柔的形容是「一朵好好的大白菜站在猪面前，然后猪选择了绝食。」

就很抓狂。

姜柔思绪飘得有点远，然后下一秒接过处方单的时候傻眼了。

上面署名，「医生-李浔」。

【2】

姜柔一瞬间有点乱。

乱的原因她不知道是因为 7 年之后再次见到李浔，还是因为明明外婆让她来相亲的对象叫梁丞，看牙的人怎么就变成李浔了。

她惊叹于自己记性也太「好」了，竟然没认出李浔。

然后证实一点，果然自己当年是三分热度。

当她低下头，想去看清楚口罩之下他的长相时，一个护士不耐烦地挡了她一下。

「你好，看完了请到外面去，这里挤不下这么多人。」护士明显对她有些敌意，扯着声音喊「下一位！。」

李浔也起身，走向预备台，开始换口罩，手套，背对着她。

??

这么拽？

老同学见面，招呼都不打一个？

还有算得上半个熟人，下手至于那么狠？

她心里莫名泛起一丝酸意，他就这么讨厌自己？

这么讨厌自己有种别给她写情书啊？又不是她求着他写的，搞得好像她被表白了，她还有罪？

什么逻辑？

姜柔揉着被扩嘴器弄到酸疼的嘴，抓狂。

拿着包，转身，离开。

爱谁谁！

刚走出去，外婆电话来了。

「哎呀，柔柔，你去看牙了没，那边梁老爷刚打电话来说他孙子去外出学习，说是下个月才回来。」

果然！

那李浔应该是替那个梁医生顶班的。

一切说得通了。

「知道了。」姜柔挂了电话朝洗手间走去。

不照镜子不知道，一照镜子，她都以为是神经病再现了，自己嘴上那口红都飞到天顶盖了。

晕～

他刚才就是对着自己这样一张猪脸？难怪装作不认识。

是她有这样丢脸的朋友，她也早跑了八条街。

她慌乱用纸巾擦掉，发现闺蜜许晚给她发了信息。

「震惊！你前任霸气回国，回国即巅峰，校友群都炸了！」

姜柔看了信息，一把扔掉手里的纸巾，敲了几个字。

「谁？在哪？婚否？」

来自色坯老阿姨的质问三连。

「就那个，你追着满校跑的一李浔！他那张被偷拍的照片真是帅的惨绝人寰，引爆了校友群的老阿姨们！」

李浔？

刚才那冷血无情的牙医？

怎么又是他？

她仔细回忆了一下，刚才躺一个小时，除了口罩就是帽子，永远垂着眼睛，她也看不清。

帅吗？

被闺蜜形容的这么夸张，她竟然有一种回去再看一眼的冲动。

但想到他的冷漠，她又怂了。

「帅又不能当饭吃。」她回了极其酸臭的一句话。

「太酸了啊你！当年是谁追着别人死死不放，连门卫大爷都劝你，小姑娘你放了别人小少年吧，还不是见色起意。」

！！！！

被人戳中痛处，她脾气一下上来了。

按了语音就说，「跟你说了多少遍，不是我追他，是他追我，他给我写了情书，你们怎么就是不相信我！呼呼。」

真是唤不醒装睡的人～

反驳无力～

说完觉得还不够，又按下语音，「还有，我是那种只看脸，那么肤浅的人吗？我就不能图他其他的？我说你脑子里能不能少颜色，老子连他手都没牵过，还见色起意，我要真那样，他早就哭着叫姐姐，向我求饶了！」

刚踏进洗手间的人听见她那句「他早就哭着叫姐姐，向我求饶了！」顿时身子一僵，顿了一秒，身子又转了出去。

李浔回去的路上，一贯没有表情的脸终究是越来越黑，最后心里默念了两个字。

「肤浅～」

他回到科室，刘雯护士又给他套上白大褂，给他整理帽子，递给他口罩，一次性手套。

「李医生，你耳朵怎么了？这么红？」刘雯惊讶又震惊地看着他。

这个刚来的李医生长得也太帅了，他一来所有的护士妹妹都争着来这个科室。

一个不起眼的牙科科室突然就人满为患。

就连牙科李主任都说李浔简直就是医院牙科行走的招牌。

医院里各种宣传拍摄根本不用请明星，直接都拍李浔就行了。

所以牙科也是医院宣传组常驻的拍摄基地。

本来这所医院最受重视的是心血管内科，牙科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科室，一跃成为大众焦点，李浔可谓功不可没。

这就是颜值的力量。

只是这个李医生，话少，严谨，除了必要的医嘱，几乎不说话，为人也是高冷地让人不能靠近。

他脸上一直都一个表情，从未有过波澜，今天竟然耳朵红？！

这震惊程度也跟火星撞地球一样千年难得一遇了。

「热」

他敷衍地回了一个字，又开始工作。

热？

这才初春。

刘雯满脑子疑问，见李浔已经投入到工作中，一副严肃认真的高冷模样，也不敢多问。

【3】

晚上许晚约了喝酒。

地点定在江城「小酒馆」。

姜柔回到江城已经几天了，却还没出去好好会过同学，朋友。

高中毕业那年，姜柔就突然去了美国，离开江城 7 年，称得上好朋友的人也屈指可数，大多是感觉认识却叫不出名字的人，能保持联系的也就许晚了。

在美国大学毕业之后她放弃了朝九晚五的工作，选择了做一名旅游博主。

常年白天奔走在各个旅游景点，晚上窝在连锁酒店剪视频，做文案，也没时间回家，也没时间和朋友聚会，更别说男朋友了。

她苦笑。

姜柔见到许晚第一眼差点没认出来。

印象中许晚还是高中那会戴个黑框眼镜，戴着牙套，顶着一头泡面的钢牙妹，哪里和面前这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甜妹沾得上边？

「哟～女大十八变呀？」姜柔一边喝酒，一边从上到下盯着她，调侃。

「哪……哪有？」许晚被她盯得有些不好意思了，急忙喝了一口酒掩饰。

！

「天，我看你第一眼还以为认错了。」姜柔打趣她。「别人是女大十八变，你是直接换头。」

「哪有那么夸张……我其实就取了牙套……顺……顺便拉了个双眼皮。」许晚凑到她耳朵边压低声音说。

「果然，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发现你眼睛变大了……这心都打得更开了。」姜柔用手捅了捅许晚，调侃她今晚穿的够 sexy。

高中那会，许晚害羞，胆子小，总是小心翼翼地跟在姜柔后面，哪里敢有今天这种时髦，人间尤物般的打扮。

果然 7 年的时间足够改变一个人，也足够改变以前的许多事。

姜柔不知怎的，突然就想到了李浔，印象中他还是那个穿着白衬衣对她爱答不理的翩翩少年，如今翩翩少年已经换上白大褂，一副社会精英，国家栋梁，神圣得更是她沾染不得了。

她叹了一口气。

这时间过得比想象中快了些。

「你说李浔竟然做了牙科医生？不会吧？他……他不是极度洁癖吗？高中那会你忘了？」

许晚一边给她倒酒，一边给她撕果盘里的橘子皮然后塞她嘴里，嘴里惊叹着最近听到的爆炸新闻。「就你来大姨妈那次，

坐了他的座位他都再也没去坐过，硬是在教室后面站了一天。」

姜柔惬意地享受着许晚伺候自己的时光，心想这小妞多少年没见了，真是越发贤良淑德了。

冷不丁地被她这么一句震住。

「你怎么还记得！那种糗事！」姜柔皱了皱眉头，苦笑着捏起她剥好的橘子往嘴里塞。「那次不是失误吗？把血弄了点在他凳子上，他避我跟避瘟神样！」

「他当时肯定被你气疯了，要不然怎么下课就把一大包姨妈巾扔你桌上。」许晚想起当时的场景还是忍不住发笑。「你不知道当时他整个过程都白着脸，结果一转身脸红的都要滴出血来，那还是咱们第一次见李浔那张面瘫脸有如此大的变化！吓惨了。」

「姑奶奶，你别提了，当时我多尴尬啊，全班同学看他买那么多，还以为我血崩了，麻蛋，丢死人了。」

是的，当时姜柔在班上男生中是这么传的，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血崩的日子可千万惹不得！

害～

姜柔说完，感觉当时的囧迫，现在想起来都尴尬的抠脚，刚吃的橘子实在没什么味道了。

「小姜，你说你都 7 年没回来过了，相个亲都能遇到李浔，是不是你两缘分未尽啊？」许晚又剥了橘子递给她，她却推了没要。

嗤～

「你指的缘分是孽缘吗？」姜柔想到他今天冷漠的态度心里有些不爽。

她仔细回想了一下，她没欠他什么啊，在学校认识那会，明明全校都觉得是她在追他，这锅她都扛下了，他还要怎样？

怎么一副她欠他几百万的样子。

「你不知道 7 年前你不是突然就搬去美国了吗？那一阵他太反常了，我都觉得他有病！」

「哦？他什么时候没病过？」姜柔反问。

！！！！

许晚竟也被她弄得，语塞。

李浔一直不正常啊。

自从他转校到江城中学，他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他的出名不仅仅因为他帅，还因为他沉默寡言，每天都带个帽子，插个耳机，踩个滑板，不与人交流，没有朋友，活脱脱一个小怪物。

大家一直觉得他有病，他留着一头杂乱的头发，总是看不到眼睛，神出鬼没，作业不交，活动不参加，上课随时想走就走，想来就来。

在考场上他也是随性洒脱到令人发指，比如先睡一觉，再开始写，或者半个小时写完卷子塞给老师就走了。

不过，令人窒息的是，他成绩并不差，班上排名第几，完全取决于他有没有心情把卷子做完。

正因为如此，学校给他写情书的小女生趋之若鹜，不过更奇葩的是，他有一天睡醒了，发现抽屉里塞满了情书，他就也不拆开就这么拿出来，一封一封慢慢撕成碎片。

听说整整撕了三节数学课。

从那之后，再也没人敢给他写情书。

所以啊，他给姜柔写情书？

即使姜柔大肆宣布是他给自己写了情书，是他在追自己，鬼才信！

别说别人不信，姜柔也是不信的。

可是啊，那情书就摆在那里，全校谁人不知道那就是李浔的字迹。

李浔的字实在是太特别了，被书法老师当着全校师生表扬过，盖章认可。

她也是很迷啊，于是后来经常去找他求证，结果——

他态度极其冷漠，根本不鸟她。

于是就有了后来高三的姜柔狂追高一的李浔这样的版本。

「他是一直有病，但你走后那一阵他简直病入膏肓」许晚喝了一口酒压了压情绪，凑到她耳边又说，「他起码来过我们教室门口十次，来了也不说话，就那么插着裤袋，帽子压的低低的，站在走廊，那眼神我总有一种他要灭了我们班的感觉。好凶。」

！！！！

嗤～

姜柔终于忍不住，笑喷了。

她不止一次见过他那副模样，比如在她给他买奶茶递给他，在她把复习资料递给他，在她把电影票塞给他的时候……

她可以想象他出现在走廊会有多吓人。

但其实，她不怕的，因为见惯了。

「所以呢，你还不是活到现在。夸张～」姜柔又喝了一口酒，目光完全被舞池里面的各种身材绝美的帅哥吸引。

「哎呀，总之吓死我了，有一次，他还在我回家的路口那样站着看我，吓得我从此之后都是让我爸开车接送了。」许晚还在

吧啦吧啦的说着那些回忆。

「小姜，你说你当年直接那么走了，李浔如果想通了想找你怎么办？」许晚莫名地问了一句。

姜柔被她这个问题惊得愣住，转念一想，又摇摇头。

「想多了，他才不会联系我。」姜柔想了想，自己回来李浔对自己那个态度，简直不想理她，怎么会联系她，开什么玩笑。

许晚又说了一大堆，结果眼前的人根本没听，一心看帅哥。

无语！

「小姜！你至于嘛，几百年没见过帅哥了。」

姜柔回过头，认真回答，「一千年。」

她长得很漂亮，奈何选错了职业，自从当了这旅游博主，到处奔波，看得最多的异性就是公鸭，公猴，公狮子……哪来的帅哥。

说实话。

真馋。

「这么馋，李浔给你看牙的时候没有被你的生猛吓到？」许晚嗤怪一声，鄙视地看着她。

「别提了，我躺那的样子也真够吓人的，把我自己都吓到了。」姜柔想起今天看牙，自己的囧样不知道为啥心有不甘，喝了一口酒又说，「我根本没看清楚他长啥样，虽然他学生那会长得……是挺妖孽的，但男大十八变，指不定就长残了呢？」

姜柔盯着杯里的酒，想到李寻的医嘱，其中有一条，禁烟，酒。

她偏不听。

「帅哥，再来一杯。」姜柔冲着调酒师甜甜一笑。

调酒的帅哥都被她都得止不住的笑。

「小姜，不是跟你说了没长残，校友群都发照片了，你没看？」许晚看她随时随地调戏帅哥，觉得这个女人真是太浪了。

「没看，我看他做什么啊，7年前栽那臭小子手里，我不可能现在又往火坑跳吧，帅哥年年有，我还不至于为了一棵树……」

「小姜，你不会又是在他那碰了壁，开始破罐子破摔吧？」许晚拿出手机，翻到照片，好心的扔她面前。

隔～

姜柔觉得这个闺蜜真是太变态了，她怎么可以比她自己肚子里面的蛔虫还清楚她的品性。

就 TM 令人气愤！

姜柔转念一想，算了，无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帅哥不看白不看，于是目光肆无忌惮地望她手机上瞟。

靠！

这么绝？

她心虚收回目光，猛地灌了自己一口酒。

「要我传给你吗？」许晚满意地看着她的反应，很贴心的就把照片发了过去。

当年这个姜柔一头扎进深渊，十匹马都拉不回来，作为闺蜜，许晚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在一起。

只是那个李浔不喜欢姜柔，是肉眼可见的。

她当年就为闺蜜觉得愤愤不平，甚至惋惜。

现在……

「给我干吗？」姜柔开始嬉皮笑脸装懵，「就这尺度？有没有尺度大点的呀？」

她眼睛简直迸发出色眯眯的光。

「你就作！」许晚一把收回手机。

接下来觉得这个闺蜜没救了，两个人聊了些别的。

「你呢，交男朋友没？」姜柔问。

「没……还没」许晚扶了扶眼镜欲言又止。

「没有喜欢的？」

「算……算是吧」

「？」姜柔怎么感觉这小妞吞吞吐吐像是瞒着她什么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什么叫算？」

「哎……你知道，我这人就挺没自信的，不敢轻易去喜欢别人。」许晚小声道。

「喜欢还有敢不敢的说法？喜欢不是自己的事吗？晚晚你要大胆一点，现在的男生都不主动了，你喜欢就去追啊。跟别跟高中那会一样，还要我帮你递情书吧……」姜柔简直觉得高看许晚了，本以为她改头换面就勇敢追爱了，怎么还是换头不换心，一遇到爱情还是跟高中那会一样怂。

「真的需要女孩子主动吗？」许晚揉了揉脑袋，有些为难。

她本就不是一个自信的人，主动太难了。

「你呀……不试试怎么知道。」姜柔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再继续那个话题。

「好吧，我试试……」许晚一个人自言自语。

后来大家轻松地聊了聊以前高中的趣事。

比如，那些当年的八竿子打不到的人毕业后竟走到了，那些原本甜甜蜜蜜偷着早恋的小情侣上了大学就分了……

时光就是让人忍不住唏嘘。

唯一不变的好像也只剩下姜柔和许晚这两个单身狗了。

两人颇有点同病相怜的意味。

两人一直喝到 12 点才各自回家。

【4】

姜柔坐在出租车上，醉的要死。

回到家，洗完澡，接到青姐电话后整个人又猛然酒醒。

青姐告诉她上次弄得那个旅游视频必须在明天出。

要得这么急说是为了赶上旅游地的一个旅游活动。

可是当时她接这个旅游视频任务的时候可没说时间，现在突然说要出，她就头大。

她拒绝不了，青姐作为中间人也很为难，旅游博主很多时候就是服务于旅游地的，有的时候为了赶上旅游节视频要的是急了，她只能接受。

幸好她提前做了一部分，要不然才真是要她命。

罢了，她又去洗了个冷水脸，让自己清醒。

然后泡了一杯咖啡，窝在椅子上开始修图剪视频。

修修剪剪到凌晨三点半，笔掉到了地上。

她看了一眼，熬到最后必须要用笔才弯下腰去捡，一弯腰就看见了那个隐藏的盒子。

她愣了几秒，好奇心促使她蹲下，把盒子扯出来。

这个房间是她学生时代住的房间。

当年走地匆忙，很多东西都没带，但房间外婆一直给她留着，几乎没动过。

比如那墙上还贴着三小只的海报，床上的抱枕还是周杰伦的大头。

她视频剪辑终于告一段落了，她拿了盏台灯过来，打开。

然后在灿烂的灯火下仔细拆开了那个盒子。

当看到那粉色蓝色相间的信签纸时，她的记忆如流水流进来。

那是李浔写给她的情书。

时间过了太久，纸张有些泛黄，但墨迹依旧清晰。

如今再去看那些内容，她有些忍不住想笑，因为以前看了洋洋洒洒几千字，觉得好感动，现在一看，MD，这不都歌词加百度的伤感文学鸡汤文吗？

她关上信，奇怪，心情并没有很大的起伏，只是有些感慨，时光竟过了 7 年之久。

曾经看那封信的脸红心跳，全然没了。

盒子里面还有一个笔记本？

还是上密码是那种？

她更好奇了，嘲笑自己当年的幼稚，又想去解密当年自己的小心思。

她试了好多次密码都不对。

忘了。

即使这锁都生锈了，也打不开，她总不可能直接拗锁吧。

干脆把笔记本放回去。

玩了会手机，发现——

不行，今天必须得看到里面的内容。

她又重新拿起笔记本，不厌其烦地试密码。

不知道时刻多少次，最后打开的那一刻，她心中有些，懵。

因为，密码是，0208。

李浔的生日。

她不得不感慨这么多年了自己竟然能记住，也是奇迹。

她随意翻开一页。

--什么时代了，还留这么长的头发？土包子。

看到这句，她回忆了一下，的确李浔刚来的时候，头发挺长的，像现在流行的狼尾，前面的头发又把眼睛遮住，整个人显得阴森而疏离。让人不敢靠近。

但他也的确改变了她对长发男生的看法，彻底的，因为太绝。

--什么情况？那个讨厌我的转校生竟然给我写了情书？……不行，他太小了，我不喜欢比我小的，我要当面拒绝他！

--^卅，那个转校生竟然不承认给我写了情书，真想把情书拍他脸上，什么叫我死皮赖脸缠着他？

--三个月了，那个转校生还没追到我，没用的东西。

姜柔看着这些零星的日记觉得好气又好笑。

不想一页一页看下去，直接翻到末尾。

——今天我就要走了，去见了她最后一面，他还是不怎么愿意见我，不过他今天没有说我。好奇怪，我竟然在这个时候最舍不得的人是李浔，许晚要是知道一定打死我。

.....

幼稚。无知。

少女怀春总是梦。

她关上日记本，爬上床。

笑着笑着，心中五味杂陈。

最后干脆用被子盖住自己的头，强迫自己睡觉！

【5】

交完视频突然闲下来的几天，姜柔过上了猪的生活。

吃了睡，睡醒了吃。

她今年 26 了。

回来的这个点也不是什么假期。

以前玩得好的那些同学要么结婚了，要么生娃了，至少得也谈恋爱了，再不济也被工作缠得分不开身。

像她这样闲的，还真没有。

就连许晚那个死党也只见见过一面，大部分时间都是微信聊天。

大家都太忙了。

她这样浑浑噩噩的，医院那边打电话问她预约第二次治疗的时候，她坚决地拒绝了那边的安排。

还去治牙？

她不想看到李浔。

别人也不想见到自己，何必呢，牙疼又不是什么大事。

舔狗是不可能舔的，这辈子都是不可能的。

她回来挺想吃火锅的，今天就想吃，可是约不到人，于是——

她点了一份冒菜(超辣)。

吃完之后她很满意，直到半夜三点被牙痛醒，她开始怀疑人生了。

打着手机电筒找到前几天李浔开的药，胡乱吞下几颗，依旧是痛得睡不着。

就这么熬到天亮，熬掉她所有的倔强，她匆忙化了个 10 分钟的战斗妆，打车去了医院。

因为没有提前挂号，没号了。

没号？！

完蛋！

她想就这么走了，但牙疼得她脑袋痛。

她在洗手间看见自己略微肿起来的半张脸，皱了皱眉头。

最后，拿出口红补了补妆，踩着高跟就往李浔的科室走去。

「医生，我牙疼，能帮我先看一下吗？」姜柔拉住站在科室门口的那个护士妹妹说。

「有预约吗？」刘雯很是冷淡。

「没有。」

「那你多少号？」

「没号。」

.....

有一丝尴尬。

姜柔捞了捞头发，实在有些难以启齿，压低声音又说，

「其实我跟你们李医生认识，是熟人，你看……能不能让我先看一下，或者你跟他说一声。」

刘雯更加冷漠了，上下打量着她，冷冷道，「叫什么？」

「姜柔。」

啪～

门又关上了。

过了半小时，里面还不见有人出来。

搞什么？

又过了半小时，那个刘雯又拿着单子出来喊号，姜柔上前去拉住她。

她还没开口。

刘雯看了她一眼就极不耐烦地说，「有关系也不能走后门，你看这里哪一个不是挂了号还在等着的，你若要看，就等着下午李医生看完这些号，看他给不给你加号，况且～李医生说并不认识你。」

她声音有些大，在这安静如鸡的等候区，有些突兀了，因为下一秒姜柔发现等待的病人目光都落在她身上了。

空气凝结了。

听到前半句，姜柔有一丝羞耻，但听到最后一句。

直接炸了。

MMP，什么叫不认识？

她气的血压直升脑门。

罢了罢了，偌大个江城，她姜柔不信了，还非得在他这治了。

她拎了包就想走。

结果撞上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医生带着一名病人，直接领到了科室门口。

姜柔也不知道为什么停住了脚步，然后就看见——

「李医生在吗？又来一个病人。」宋至笑着拍了拍刘雯肩膀，指了指身边的病人。

「进来吧」刘雯冲着他笑了笑，然后开了门，领着两人进去。

姜柔「？」

不是说不能走关系？怎么医生带过来的就能直接看？

所以终究是，李浔不愿意跟她有所关系罢了。

想到这，她心情没由来的特别糟糕。

她怒气冲冲往电梯走。

结果刚走了几步，那个刘雯不知怎的又出来叫住她。

「喂，你实在疼得厉害，李医生就上午给你加号。」

？ ？ ？

姜柔觉得按照自己的脾气此时应该挥挥手，头也不回地走掉。

可是，她想到李浔的区别对待，心情不爽，就想去质问他，于是愣了愣是转身，倒了回去。

「那谢谢啊～」

说完，她自己都觉得没出息。

于是坐在门口的等待区，玩手机等待。

等待的时候有几个小护士在门口站着不知道在议论什么。

姜柔也没在意。

「李医生中午不是就 2 小时休息时间？」

「是啊」

「那他还加号？」

「还不是因为那人」

姜柔隐隐约约感觉有目光往她身上扫射，还极不友好。

？ ？ ？

怎么感觉说的是自己？

「李医生平时那么高冷，还以为他不近人情。」

「没想到啊～」

「最讨厌这种不预约跑来闹的，估计李医生也是没办法。」

闹？？

姜柔有些坐不住了，她顶多算乞求，什么时候闹了，怎么把她说的毫无素质。

不是，关键如果他们的李医生不愿意，就别加号啊，怎么又把她当成恶人了？

而且，她们口中的正直的李医生，怎么医生带过去的就能提前看，她这个老实等着加号的人反而还被骂？

这又是什么道理？

如果不是因为牙疼，她现在肯定上去跟她们理论了，也不至于，在这里做缩头乌龟。

就这样揣着一肚子气等到十二点多，他看完最后一个号，护士才来让她进去。

说实话，她等了一上午，此时甚至都感觉不到有多痛了，因为麻木了。

她后悔来了。

她进去的时候，他依旧是站在准备台换了口罩，戴上手套，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刘雯让她躺好，她躺上去，趁着空隙，刷手机。

李浔走了过来，拉了凳子，在她身边坐下。

一时间他凝望着她的脸并没有开口说话。

气氛有点尴尬。

有了上次的经验，姜柔不等他开口主动张了嘴，然后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因为他还没开她头顶的灯，她终于不费吹灰之力看清楚了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深邃，鼻梁高挺，睫毛很长，目光很深，有些让人捉摸不透。

她目光在他左眼睑的位置寻找，然后下一秒，目光停留在他左眼尾下方的那个小黑点。

还在！

高中时代，姜柔觉得，这是怎么样一个男孩子啊，明明又冷又凶的样子，却长了一颗小小的泪痣。

有泪痣的人不应该又深情，又温柔的吗？

还有，他和爱哭沾得上边吗？

只是那会看得多了，脑补多了，她总觉得他挺可怜的，他一定是偷偷藏起来哭。

于是圣母心泛滥成灾，主动担当起了「保护」他的责任。

她曾在全校放话「这个弟弟我罩了，你们别欺负他！」

害！

想在想起，当年着实幼稚。

他本来没人敢去惹他。

啪～

头顶的灯被突然打开，刺得她瞬间失明。

紧接着——

嘴里突然传来稍微有些热度的触感，她才抽回思绪。

他戴着手套的手指放入她嘴里，轻轻按压已经肿了的牙龈。

「药吃了吗？」他清冷的声音传入耳膜，让她觉得有一种被盘问的感觉。

「吃了。」

他动作顿了一下。

「几次？」

「……一次」她如实回答。

「……」他收回手，开始给扩嘴器消毒。

「这几天有吃辣的吗？」他一遍整理器具，一边问。

「有。」

他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又多喷了几次消毒液。

「有抽烟喝酒吗？」

「有。」

他没出声了。

姜柔莫名地感觉到周围有些低气压，又补充道，「喝了一次酒。」

他又转过来，看着她，语气倒是没什么变化，「我那天没跟你说吃药不能喝酒吗？」

「喝酒那天没吃药。」姜柔说完，虽然看不见他，但也感觉到他的目光肯定很刺眼。

「你可真行，牙疼开了药不吃，让你禁的东西，你也不禁，现在肿成这样，李医生那天不是白治疗了？」

他没开口，一旁当助理的刘雯没忍住，语气里充满不满。

她一时语塞。

她觉得这个刘雯对自己有种莫名的敌意。

「你们患者一天天的又不听医生的，出了问题就来说医生没治好，拜托你们也听听医嘱吧，你以为我们这里很闲吗？你看李医生为了你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了。」

刘雯在旁边为李浔打抱不平。

姜柔虽不至于脸红，但也觉得脸上不怎么光彩了。

刘雯还在继续叨念，姜柔也没法还嘴，就这么受着，脸上表情有些悻悻的。

「刘护士」一直不说话的李浔突然开口，打断她的话。「上月的病例整理好了吗？」

「李医生……我我……还没来得及。可不可以，下周再交？」刚才还嚣张的刘雯语气突然没了底气。

「下午 6 点之前能交给我吗？」他没看她，而是专心的给姜柔治疗。

虽然就很平常的语气，却让人觉得凶凶的。

「我……我马上弄！」刘雯一下子站起来，「李医生，我让琳琳来给你打下手行不行？」

李浔顿了一下，拿过准备好的扩嘴器，冷冷回了两个字。

「不用」

姜柔感觉那刘雯都快哭了，虽然李浔也并没有凶她。

想到李浔无意中竟替自己出了一口气，她心中的气缓和了一些，心里多了一丝复杂的情绪。

「李浔」她突然鼓起勇气，叫了他。

「……」他明显地僵了一下。

却没有应答。

「你那天就认出我对不对？」她追问。

「……」

「哇～没想到你做了牙科医生，你真厉害……」

寒暄的话还没说完，她嘴里忽然塞进一个冰冷的玩意儿——扩嘴器。

???

她严重怀疑他故意的。

她说不出话了。

「别说话。」他清冷的声音传来。

听不出情绪。

真 TM 无情。

「痛吗？」他用一个镊子一般的東西在她牙龈周围仔细检查。

姜柔有些痛，却又说不出话。

就很无语。

「痛就伸手」他提醒她。

姜柔只好乖乖举手。

「你这颗牙不能简单的补牙，里面已经开始烂了，需要治疗 5 次，直到彻底好了之后，重新套一颗新的烤瓷牙。」

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然后将扩嘴器取下来，让她说话。

「那得多久？」姜柔从来没想过治疗一颗牙这么复杂。

这是左下角的一颗小虎牙，高中那会爬树，摔断了 1/3，她也沒去弄，如果不是笑的夸张别人都看不出来，所以她只是在偶尔痛的时候吃点药，或者去医院上点药。

她还没想过需要安一颗假牙。

而且，2 个月，这时间也太长了。

「之前治疗了一次，但效果不好，今天再做一次，剩下还有 3 次。」他解释。

「我没时间，我随时都可能走。」

「……」他有些沉默。

「你自己考虑，再不治会整个彻底坏掉」他吸了一口气，尽量平静地告诉她。

「这么严重？」姜柔半信半疑。

「……」

「你上次真没认出我？」她突然又扯到别的话题。

一向冷静自持的他终于脸色有些不好看，语气也稍微带了点情绪。

「重要吗？」他问。

！！！！

姜柔被他这句刺激到。

即使高中时代他对自己就是这种态度，她此刻还是有点心情不爽。

怎么都过了 7 年了，老同学见面，他还一点温度都不给她，对她还是那么冷？

「那就不重要吧。」姜柔自嘲道，但心里憋着一口气总觉得哪哪都不爽，于是又开口，「即使你认出我了，也不会提前帮我治，对吧，一个八百年前的校友怎么比得上医生亲自带来的病人。」

「……」李浔动作僵了僵，思考了几秒，才想明白她突然来的火气，「那个病人有点急。」

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解释，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解释。

「你不想给我开后门。也没必要说不认识我吧？」她没忍住问他。

那个病人急，她就不急吗？她痛得大清早就来治，也是痛得整张脸都瘫了。

他说那病人更急怕只是借口敷衍。

火起……

「……」李浔沉默不语，只是盯着她的眸子很深，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气氛有点尴尬。

她突然就想恶心他。

「来吧～我治」她轻轻张了张嘴，然后见他盯了自己片刻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在他再次为她安上扩嘴器前，她突然来了句。

「李医生，你轻点～我怕痛」

她故意放柔了声音，装出一副娇滴滴的模样。

这声音，任谁听了不说她绿茶本茶？

但她此刻就想恶心他。

看见他动作明显一僵，她心里有一丝丝报复的快感。

呵～弟弟！

从此之后，整个治疗过程，他用镊子她会伸手，他用电钻她也伸手，扩嘴器用久了她也伸手……

麻烦～

她这么怕痛？

他不得不时而停下来调整。

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的治疗过程硬生生地弄了一个半小时之久。

结束之后，李浔起身走到准备台脱掉手套，口罩。

额头上已经有了细细的汗。

他抽了几张纸擦了下汗，然后回到桌子旁埋着头开始写处方。

「李医生不好意思啊，耽误你这么长时间。」姜柔乖乖地走到旁边坐下，身子前倾低头去瞧他。

结果，没有预料到他猛地抬头，两人目光撞上，距离近在咫尺。

姜柔心里咯噔一下。

脑海里突然涌现了这么一句话：长成这样，不摧残一下都觉得对不起自己！

她就这么带着「欣赏」的本意，直勾勾地盯着他。

最终是他先收回了目光，把一张处方单递给她，便起身拉开了距离。

「禁烟，禁酒，禁辛辣，药按时吃。」

他冷冷地说完这句，也没等她回答，就径直走向了更衣室，就给她一个笔直的背影。

拽什么？

姜柔收回目光，咽了咽口水，拿起单子，塞进手提包。

踩着高跟，起身出门。

刚走到电梯口，突然想起什么，她又倒了回去。

走到门口，等了几秒，没有动静，她试探着轻轻敲了几下门。

没反应？

实在没了耐心，姜柔径直朝更衣室走去。

看到更衣室门半敞着，她往里面瞄了一眼，没看见人。

咦？

感觉这样鬼鬼祟祟很没品，她于是轻轻推了一下门，准备大大方方地说事。

「李医生～」

门后面的光景让她睁大了眼睛，硬生生吞掉了后面的话。

！！！！

事后她回想起来只记得那什么，到底六块还是八块，反正，那身材足够让小姑娘脸红心跳，但她就不同了，当场就浮想联翩了。

「李医生，方便留个微信吗？我时间挺不固定，想下一次提前跟你预约。」

姜柔见他脸色有些黑，临时编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其实她原本是想直接说，留个微信给姐姐啊，下次约你喝酒。

结果挂到嘴边，她一粗人都秒变了文人。

「出去」他沉着声。

ok！

啪～

姜柔一把将门拉上。

自己这样明目张胆盯着别人额，腹肌看，是有些，站不住脚。

过了半分钟，那门又被突然拉开。

他已经换好了衣服，衬衣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低头扫了她一眼，「门口有座机号，预约直接打座机。」

靠！

无情。

他说完没有带一丝犹豫，与她擦肩而过，径直走到桌边坐下，又开始埋头写病历。

姜柔吃了闭门羹，心情有些闷。

她走向他，「老同学，别这样，好歹是校友，别上纲上线的啊～」

话落，她走到了他面前，低着头盯着他握笔的手。

真好看！

她想自己指的是他写的字，当然还包括那双手。

她想如果被这样一双手牵在手心那感觉会是怎样？一定很好吧。

她对他那双手竟然起了歪心思，她觉得自己行为实在有些可耻。

「……」他埋头写病历，并没有理会她的意思。

还真是，男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越来越拽了啊？

姜柔有点被他的冷漠无情刺激到。

他的冷漠总是能激起她的某种恶趣味心理。

于是她直接趴他桌上，再次低着头去看他，「姐姐当年好歹给你送了好几杯奶茶，还给你书桌塞了好多零食，那时候你被欺负，姐姐还帮你打架来着，这么快就把姐姐忘了？别这么无情啊～」

啪～

沉默的人，突然就放下了笔，抬头，直直地盯着她。

盯到她避无可避，浑身发毛，她第一次感受到竟然有她对付不了的目光。

那目光，好像她欠了他家无数条人命！

她咬咬唇，还是躲了他的目光。

他也收回目光，终是在心里叹了一口气，然后站起来，走到科室门口，拉开门，对着她做了个请的，眼神。

赶她走？

他果真很讨厌她！

姜柔有些被气到炸毛。

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

她拎起包，转身就走了。

门口的他看着她远去的背影，缓缓关上门，将她与自己隔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回到座位上，他调整呼吸，让自己继续写病历，只是握着的笔不听使唤，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